

看德国：政府该扮演的角色

提供公共服务，德国政府出钱

在德国慕尼黑的地铁站里等车时看到一则广告：“乘客们，请你们放心乘坐慕尼黑的地铁吧！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城市的地铁里面，每天有5000多名便衣警察在保卫你们的安全。”

每天要出动5000多名便衣警察维持治安，他们是市政府出钱养活的。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财力，国家没有这么强的经济实力，能有那么多人去从事这项工作吗？所以，公共服务这件事是由政府去做的。

又比如，在德国走夜路，大家会觉得非常安全。因为在德国很少人会去做坏事，很少人会去做坏事。如果有人愿意，他可以去做好事。但是，只要一个人犯了三次类似的错误，或有三次不良记录，他以后就没有失业救济金，没有养老金，他的生活将没有保障。这样一来，还有人敢轻易犯错误吗？

国家用一种机制来约束人们，使他们不去做坏事，因为做坏事的成本太大，得不偿失。把犯罪的成本提高，就没有多少人还敢作奸犯科了。让大家都遵纪守法，这也是政府要做的。

维护公平竞争，德国政府制定规则

20世纪90年代，德国慕尼黑建了一个现代化机场，花了80多亿马克，修得非常好。从市里坐地铁可以直达机场，下车后就有推行行李的小车，把行李往上一放，一个人就可以顺着滑道走，像是在时间隧道穿梭一样，感觉特好。各种指示灯一目了然，只要你认字，可以一直滑到你去的登机口，抬腿就上飞机。

但是，机场刚开始运营就出了问题，有人把机场和西门子子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。

这是因为，慕尼黑机场所有工作用的电脑，还有大屏幕计算机，全是西门子子公司赠送的，其他公司就告它违反公平竞争法。



猜猜看，谁赢了官司？告诉你，是原告赢了。因为人们这样问，在慕尼黑这么重要的国际化城市，在每天都有这么大客流量的地方，西门子公司用这么廉价的方式变相做广告，可以吗？它把计算机白送给机场，等于是拿产品换广告。德国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，如果机场需要计算机，就应该向所有的公司公开招标采购。同样的产品，如果我公司的报价比你的高，我甘愿输给你；如果我公司的报价比你的低，机场就该买我的。

被告输了官司，因为触犯了公平竞争法。

如何维护公平竞争，这需要政府去制定规则。

在德国，你会发现，到了晚上6时，除去电影院、酒吧等娱乐休闲场所，所有商店必须关门，不得营业。

有人说：“我们老板生来勤快，干到半夜都习惯了。”这样不行，这叫违反公平竞争法，你们不休息了，难道所有人都可以不休息？如果你6时30分关门，我就7时30分关；你7时30分关门，我就8时30分关，这还有完吗？这样的事情该由谁来管？只能由政府出面解决。

政府该扮演的角色

有人问，那么在中国，政府该做什么和该做什么呢？

政府该做的事很简单：第一是避免负的外在性。凡是有负的外在性出现，政府就重重地罚，直到他们不敢再干下去为止。让全国人民都能喝上

洁净的水、呼吸新鲜空气、吃上卫生的食品。第二是提供公共物品。我们一定要走路走，一定要有书读，一定要有文化，一定要有安全感。第三就是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，让穷人吃饱穿暖。

政府不该做什么？

2001年，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到清华大学来做讲座时说：政府不该做什么？政府不该进入竞争性的行业去经商办企业，政府不能做这些本该由市场去完成的事。为什么？政府为什么不该进入竞争性行业？你想，如果政府非要做企业，那别人还做不做？如果政府在哪个行业中做，别人还能做吗？

德国前总理路德维希·艾哈德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：政府是裁判，它负责制定规则，在场上监督；企业是球员，它们上场踢球，犯规就被罚下。

饮料的铝制易拉罐包装，20世纪90年代是由中国包装总公司垄断生产的。它负责制订生产计划、购进原材料，然后制订出厂价格，再由自己生产、销售。这样一来，易拉罐行业出现了暴利，中国包装总公司大赚其钱。

这时，其他生产厂家有意见了，就问：“为什么它既制定规则，还让它生产呢？它制订价格当然是越高越好，可以让自己赚钱。这种垄断合理吗？”

最后，有关部门说：“让所有的厂家都去生产吧！”

几年之后，易拉罐生产出现了全行业利润暴跌的情况，因为大家都进来了，产生了无序竞争，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。要么一统就死，要么一放就乱。（据《青年博览》）

在香港体验大学开学典礼

20多年来，学生会会长与学校领导一同进场、入座，是香港大学开学典礼的一个传统。

典礼讲话中，不同嘉宾直截了当地相互批评；学生会主席严肃批评学校的工作失误。

礼堂里的四块大屏幕上，有手语同步传译讲话内容。

作为香港大学的大一新生，来自四川的陈晓冰一直期盼着一场“好玩的”开学典礼。在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视频里，她早就感受到这个仪式的欢乐气氛：一个教授笑着说：“大学生活最重要的是好玩。”另一个学校领导甚至鼓励同学们四处游历，“有必要的就逃课”。

不过，9月12日早上，当真的置身于香港大学古老的穹顶礼堂时，陈晓冰很快发现，开学典礼给她带来的远不止这些。

仪式刚开始，她就吃了一惊。伴随着管弦乐团的演奏，全体新生起立迎接入场的学校领导和嘉宾。她惊讶地发现，肩并肩走在队列最前面的两个人，一位是中年校友，另一个则是与自己年龄相仿、学生模样的年轻人。

“那不是学生会会长吗？他怎么在这里？”陈晓冰差点喊出声来。

几天前，在一个迎新活动上，她刚见过这个身形瘦削、戴眼镜的男生，听他讲述学生会的“权利与地位”。而此刻，这名学生正与20多位学校领导一同入场，最后更与校长一起入座主席台上第一排的位置，面朝台下近千名新生。

陈晓冰忍不住向身边的同学使了个眼色，表达她的吃惊。

接下来持续一小时的仪式中，更多触动她的场景不断发生。这个19岁女孩开始意识到，这是学校给她上的第一堂课。在这场每年一次的“例行仪式”背后，是香港大学，甚至香港社会试图向大学新生传递的一些独特理念。

这样的安排非常直观地体现了“学生与校方平起平坐”

按照香港大学的设计，被录取的内地新生将先在内地顶尖学府学习一年。一年前，在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接受委托培养时，该校的开学典礼留给陈晓冰的印象是：主席台上清一色全是西装革履的“领导”，唯一能够短暂上台的学生，是新生发言代表；整个仪式下来，没人提起“学生会”。

而眼前，香港大学学生会的会长与校长坐在了同一排的座位上。校长身穿博士袍，头戴四方帽，坐在正中间。身披香港大学传统绿袍的会长则坐在左边第一个座位上，紧挨他的，是理学院院长、文学院院长等学校领导。

对于很多内地学生而言，香港大学的学生会并不陌生。从被学校录取的那天起，许多人就开始感受到学生会的“无处不在”。其中，最直接的感受是：他们的学校邮箱一直被来自学生会的邮件“轰炸”。邮件几乎每天一封，有时候是对香港的社会时事、历史事件发表声明，有时候则是抗议学校的校车线路不够，或者“过于拥挤”。

原来开会不一定要一团和气

整场开学典礼，校长、学生事务长和杰出校友都发表了演讲，而让陈晓冰印象最深的，是一个“即兴讲话”。

“今天我没带讲稿来。”刚走近讲台，一脸笑容、个子不高的温颂安就这样说。作为香港大学毕业典礼会总书记，温颂安一开始就兴奋地分享他对大学生活的看法。可讲到一半，他突然想起还没介绍什么是“评议会”，遂立刻随性地插入一段：“噢，我必须跟大家介绍，我们毕业典礼会是……”

和台下很多同学一样，陈晓冰被这种“想到哪儿就说哪儿”的讲话风格逗乐了。

不过，随后发表演讲的女校友梁高美懿显然不喜欢这种风格。她是恒生银行前首席执行官。“我是有讲稿的，我觉得演讲还是应该有更清晰的结构。”穿一身鹅黄色套装的她一脸严肃地说。

“管得特宽。”这是来自东北的大一新生马璐对学生会的最初印象。

更为细心的陈晓冰则有不同的看法。来到香港大学之初她就发现，香港大学的学生会是一个在香港警务处正式注册的独立法人。在学生会的迎新活动上，会长特意向新生们强调，学生会与校方“地位平等”，“不需要受学校束缚”；当校方管理出现问题时，学生会有权力“组织同学投票”，表决是否“罢免”或“弹劾”相关的学校领导。

在坐落于半山的香港大学校园里，学生会拥有一幢独立的办公大楼，甚至负责一个文具超市的运营。而对于其举办的某些活动，校方还会免费提供场地，以表支持。

对陈晓冰而言，这一切都是全新的理念。在内地的大学念书一年，她几乎没跟学生会有什么联系，更没见过学生会主席。

一位来自广州的学生评价说，这样的安排非常直观地体现了“学生与校方平起平坐”。

台下一阵骚动。主席台上，“被批评的”温颂安却还是那样一脸笑容。

“原来开会也不一定要一团和气嘛。”陈晓冰突然意识到。她想起一年前她参加的那一场开学典礼：虽然许多嘉宾的发言都“风趣幽默”，可总体上大家都很和谐，总不忘“谢谢这个，谢谢那个”。

而眼前，这场开学典礼却不那么“和谐”。严肃的女校友演讲完毕后，学生会会长陈冠康又走上台，进行了一场更加“震撼”的发言。一开始，他鼓励台下的新生们要保持“批判性思维”，要“勇于质疑，勇于反抗”。随后，他又提到近期港大两幢新宿舍工期延误，导致400多名新生不能按时入住宿舍的事件，直接表达了学生对校方的质疑与批评。

在陈晓冰看来，这一个开学典礼虽然不像想象中那样有趣，却让她“大开眼界”。

仪式的焦点在学生身上

在北京的大学参加开学典礼时，陈晓冰和所有同学一起在宿舍楼下集中，辅导员将大伙儿“拉去”一个大操场。3000多名学生以学院为单位，一列一列地坐在草坪上。那天天气阴沉，学校特意给学生发了一次性雨衣。

操场广阔，陈晓冰坐在后排，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对她来说只是“很小很小的人影”。远方的嘉宾讲话的时候，她忍不住与旁边的同学聊起天儿来。

而现在，坐在香港大学的礼堂里，陈晓冰却一直觉得心情“蛮激动”。她所坐的位置并不好，不能直接看清台上的所有嘉宾，可在她旁边，安放了一个大投影，现场实时播放台上的情况。

在可以容纳约800人的礼堂里，安放了两个这样的投影，屏幕的右下方还插播了手语同传，方便参加仪式的聋哑同学。马璐觉得，这个安排“特别贴心”。

不过，让所有新生最为兴奋的，还是开学典礼中的“着袍仪式”。仪式开始之前，每一个学生的座位上已经摆放了一件港大的传统服饰绿袍。据说，数十年前，港大学生每次考试时都一定会穿起绿袍。随着时代变迁，这一习惯渐渐丢失，如今，这种传统在开学典礼上得以延续。

“在正式的场合和仪式，我们的本科生应该披上这一件绿色的学术礼服，这是我们学校古老的传统。现在，你们可以穿上绿袍了。”开学典礼进行到一半，校长走到讲台前，用英语说了这一段话。

从没参与过这一仪式的新生们愣住了。校长笑了，又改用粤语说：“现在，你们可以穿上绿袍了。”同学们这才明白过来。

台上的22位领导、嘉宾这时同时起立，注视着全体新生披上绿袍。最后，他们为新生们热烈鼓掌，祝贺他们“正式成为香港大学的一份子”。

刚刚穿上绿袍的陈晓冰突然觉得很感动。“那一刻，我觉得整个仪式的焦点就在我们学生身上。”（据《中国青年报》）